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元妙真人這下是真的怔住了，他簡直無法瞭解這個年青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他嫉惡如仇，是非分明，輸了就認，可是他行事又有自己一套主張，這……，這個小伙子簡直是不可思議！

三個人分作前後兩路，慢慢地跨進莊院，那兒已佈置得一片雪白，與七天慶壽時的滿堂喜氣，剛好成了個強烈的對比。

來賀喜的客人走了一部份，也留下一部份，有些是交情夠的，想替石廣琪排解困難，有些則留下來看熱鬧，因此他們都趕上替石廣琪送喪！

今天上山時，是元妙真人與見性大師極力主張守秘，所以石廣琪的死訊也是等石慧回來後才宣佈的！

眾人正在驚訝之餘，金蒲孤等人的到來；又添上了一層新的刺激，每個人的眼光都落在這個金衣少年的身上。

金蒲孤神情淡漠，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也淡淡地點頭回答、可就是緊閉著嘴，不發一句話！

石廣琪的身後事宜是他自己早就預備下的，所以佈置起來並不費事，寬敞的大廳上，素帷白幡，靈堂已經設妥了，觸目驚心的靈桌上放著一個木盒，盒中安放著石廣琪殘缺一耳的首級。

靈堂後的漆漆棺木裡，停放著石廣琪的無頭屍體！

石廣琪八十而逝，在普通人說來已算是壽終了，對一個畢生闖蕩江湖的人說來尤屬難得。

所以那對靈燭是用紅的，紅色的巨燭給靈堂上平添了淒厲的氣氛，與斷首殘屍相映，益增慘怖！

石慧一身素眼，白布包頭，遮去了她的長髮！

金蒲孤進了靈堂之後，身後也跟著湧進一大群人，自然而然地退列至兩旁，連見性大師與元妙真人也退開了。

人街夾成一條寬有丈許的空道，祇留下金蒲孤一個人站在那兒，人家都靜靜地等待事後的發展。

金蒲孤抬頭對那木盒看了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這麼快就把靈堂設好了！」

像是在問人，又像是在對自己說話。

石慧的目光射出兩道寒光，尖聲道：「靈堂雖設，喪禮未行，就等著你來！」

金蒲孤輕鬆的道：「為什麼？難道還要我來主持祭典不成！」

石慧怒吼道：「姓金的，你別裝傻，我問你對這件事究竟作何打算！」

說時用手指著靈桌上的木盒，金蒲孤不

在意地看了一下，搖搖頭歎息一聲道：「江湖人鮮能善終，石廣琪能夠把這顆頭顱存在頸上八十年方砍下來，算是長命了！」

石慧怒不可遏，正待發作。

金蒲孤卻搶著道：「你別發橫，石廣琪落到這種結果並不冤枉，大家都在這兒，你不妨把當年的事提出來供大家公評一番！」

石慧不禁一怔，她身旁的邵浣春道：「說也無妨，當年之事，石老哥不過是失之冒昧，問心絕無愧咎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當年之事，你是最清楚的，現在也由你告訴大家好了，我最講究恩怨分明，祇要有人在知道內情後，還能指出我的行為不當，我就割下這顆腦袋以報石廣琪之死。」

邵浣春也不禁默然了，還是見性大師道：「邵大俠！你就說出來吧！這件事既無損於石老英雄的人格，還是公諸於世，也可以掃除一些人對石老英雄的誤會！」

金蒲孤含有深意地瞥了見性大師一眼，知道他這個提議的目的，主要還是掃清大家對自己的誤會，因為他是替自己打算，倒也不好意思揭穿！

邵浣春受到了鼓勵，定定神才輕歎一聲道：

「四十五年前，老朽與石老哥都還年青，志在山川，聲氣相投，乃結伴作南疆之遊，行腳至天山南麓，歇在一個遊牧的回族部落中作客，卻遇上了一件怪事，那回部落中，有許多成年少婦，都是懷孕三四個月時，突然就流產了，那時回部落中，還有一對姓金的漢客夫婦，頗精醫道，每一個流產的孕婦，都經他們醫治康復，所以他們在那兒極受尊敬……」 (十七)

局長點頭認同金田一耕助的推論。

「就時間上來說，姬野東作應該是在神尾老師離去之後不久遇害的。」

「沒有錯。當時兇手一定是在最下面的台階，而且和神尾老師同時聽到姬野東作和游佐先生的談話，他趁著神尾老師離去之後，便利用神尾老師掉落的毛線勒死姬野東作，再將屍體拖進洞穴裡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姬野東作究竟是什麼人？他為什麼會知道十九年前月琴島上發生的慘案呢？」

「這點可能就要請局長好好調查一下他的背景了。在姬野東作來到這間飯店工作之前，究竟從事過什麼工作？同時也請你調查一下，十九年前他在哪裡？又做些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。但是金田一先生，神尾老師剛才提起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什麼蝙蝠這兒、蝙蝠那兒的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哦這件事啊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正要說明這件事的時候，桌上的電話突然驚天動地響了起來，局長趕緊拿起話筒。

才說了兩三句，局長臉上便出現嚴肅緊張的神情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是來自熱海的報告……」

局長擱住話筒說了一句，便又專注地接聽電話。祇見驚訝、緊張的神色輪流浮現在局長的臉上，直到他掛上申話之後，更是緊張地連連擦去額頭上不斷滲出的汗水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我們已經查明昨晚去熱海加納律師別墅的那人的身份了。」

「哦？那個人是誰？」

局長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，他先緩緩點著一根香煙，吸了一口才說：

「我不知道該怎麼判斷才好。聽說加納律師昨晚特別去了趟熱海別墅度假，後來又趕在今天早上刑警到達之前，先搭乘火車祇東京去了。儘管刑警再三盤問別墅看門的人，對方始終含糊其辭，祇說昨天深夜的確有位客人來訪，但那絕對不是什麼可疑的客人，而是主人的老朋友，住在伊東，因為臨時有事趕來熱海，不過那位客人也是今天一早便離開了。」

「不管刑警如何追問，看門人還是不肯透露客人的名字。後來刑警去熱海車站調查，發現今天有一輛從加納律師的別墅開出來，送一位客人去熱海車站的車子。很幸運，熱海車站的一位站員知道那位客人，所以我們才知道他的背景。」

「那人究竟是誰呢？」

金田一耕助忍不住朝局長走過去。

局長回頭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，臉上浮現出奇怪的表情。

「那個人就是松籟在飯店的前任屋主——衣笠智仁，他的名字是衣笠智仁。」

第十二章 加納律師事務所

今天是五月二十八日。位於丸大樓四樓的加納律師事務所依然十分繁忙，年輕的律師和實習生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。

但是加裝隔音設備的社長室卻完全阻斷了外界的喧囂，給人一種「鬧中取靜」的感覺。(六十三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我不禁焦躁起來：「這不是廢話嗎？」

多半是由於我的神情很難看，黃堂沒有再說什麼。施組長吸了一口氣，想說什麼又沒有說，又是我說了話：「警方要做的是，把那輛客貨車的殘骸，一塊不留地搜集起來，一小片也不要放過，進行徹底的化驗，有可能的話，讓潛水人下海去撈碎片。」

黃堂揚眉：「目的何在？」

我用力一揮手：「看看這輛車子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——如果警方做不到全部，可以負責搜集碎片，我來負責化驗工作。」

黃堂吸了一口氣，伸手在自己鼻子上用力捏了一下，又大動作地點了點頭。

我站了起來，準備離去，來到門口時，才轉過身，向鐵天音望來，鐵天音竟機敏到了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道：「我會十分詳細地剖驗死者，並且第一時間把結果告訴你。」

我輕輕敲了兩下掌，溫寶裕有點不甘後人：「我們再去找，還有三個老人，下落不明。」

當時，我沒有在意溫寶裕的話。後來才知道，警方並沒有答應海中的搜索，溫寶裕聘請了一個專門潛水打撈公司的八個潛水人，潛入海中打撈——在暴風雨過後，進行這種工作，十分困難。

經過了三天的努力，在海中沒有找到人，但是找到那輛車的一些比較大件的碎片，一起交給了警方。

那些從海水中撈起來的碎片，和警方在山坡上找到的那一些，都被裝入一隻大箱子，等候我的處理。

我當初在表示我可以負責化驗工作時，就已經有了主意——把碎片送到法國的雲氏工業組合去，雖然路途遙遠些，但雲氏工業組合有最好的化驗室，費些過章，也是值得的。

所以，我設法和雲氏工業組合的負責人之一，雲四風聯絡。

雲四風在第二天下午時分來電，我花了五分鐘，把事情告訴了他。他不愧頭腦清晰，思想敏捷，立時提出了問題的中心：「是想發現特殊的金屬、特殊的結構，以證明該車子曾受過外來力量的控制？」

我大聲道：「是，和你合作真愉快！」

雲四風說：「你懷疑未來世界的小機械人，還在世上為禍人類？」

我歎了一聲：「我不知道，祇有盡一切可能去探索，變弄明白何以陶格一家人，會短短幾年，就變得那麼衰老，也想弄明白那番遺言是什麼意思。」

雲四風想了一會，才道：「祝你成功——我會派人來處理那箱化驗品，一有結果就通知你。」

我道了謝，雲氏工業組合在世界各地都有辦事處，辦事十分乾淨利落，那一部分工作，我不必再費心，祇需靜待結果就可以了。(三十六)



凌觀兒小臉紅通通的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羞怯地輕點點頭。她不好意思再面對表哥，急急起身離開。

「表哥，親兒……親兒去為表哥準備早……不……午膳了！」

余仲豪愉悅地看著她的背影離去。嬌羞的凌觀兒另有一番不同的美麗，能蠱惑他所有的心神，想到她就要做自己的新娘了，余仲豪全身泛起一股甜蜜的狂喜。為了凌觀兒、為了自己，他一定要讓這個美夢成真。

第二章

用說來解決辦法，和實際做起來相比較，實在簡單太多了。余仲豪看著桌上凌亂的帳冊，心煩又頭痛！

這幾天，他是拼了命找各種法子解決困難，除了到處借錢、籌錢外，也每天不厭其煩地去非凡莊拜訪霍非凡，想求他高抬貴手，多給他一些時間解決所積欠的債務。不過霍非凡說不見他就是不見他，余仲豪連霍非凡的助手杭逸剛都沒見到，表明了這個辦法不行，他祇能另外再想對策。

雖然天美布樓的信用良好，但是要借到那麼一大筆錢實在非易事，熟悉的商家沒有多餘錢可借，而要向豪門富室借貸又需拿地產抵押或以重利息來償還，這些都超過了他的能力範圍，就算借到了錢也是雪上加霜，讓他望之怯步。

處處碰壁讓余仲豪的心情落到了谷底，再面對滿桌滿桌子的亂帳，他更是煩躁。

拿起一本帳冊看看，算了算，他的債務祇有增加沒有減少，讓他懊惱的將帳本丟回書桌，手無力地揉著隱隱作疼的額頭歎氣。

此時，書房門被推開，余香怡走入，後面跟著她的未婚夫潘慕平。

「哥，你看誰來了？」余香怡開心地

大聲說。

余仲豪見是潘慕平，忙走上前招呼：「慕平，是你啊，歡迎，歡迎！」請客人到一旁坐下。

「仲豪，好一些日子沒見了，特地過來看看你，近來好嗎？」潘慕平在椅子上坐下，對余仲豪拱拱手笑問。

潘家經營酒樓，頗有資產，而潘慕平模樣又生得好，所以花名在外，風流帳時有傳聞。

潘余兩家的姻緣，是余家兩老在女兒及笄時訂下的。余父母對唯一的掌上明珠是疼愛有加，會訂下這門親事也是經過了余香怡的首肯，而余香怡是私下偷偷去見了潘慕平，看他生的一表人材、風流倜儻，一顆少女心便繞在潘慕平身上，所以才會點頭同意婚事。

本來在隔年就要下聘嫁娶了，但因為余家兩老出了意外而延後，如今已過了三年的喪期，也該是談論婚事的時候，沒想到卻偏偏發生布樓營運不佳的事，讓余香怡好著急，害怕會失去這門婚事。

余香怡見哥哥對布樓的事束手無策，便讓僕人傳口訊給潘慕平，請他幫忙。余家雙親出意外後，潘慕平常來余府走動，和余仲豪兄妹、凌觀兒都很熟悉。

潘慕平的問話引來余仲豪的苦笑。

「慕平，我的情形你應該有耳聞，我怎麼會好呢？」 (七)

非凡莊主

可兒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盧小姐道：「既然不笑，祇得實告。去年蘇郎為姐姐之事，要進京求吳翰林作媒。不期到了山東，路上被劫，行李俱無，在旅次徘徊。恰好妹子隔壁住的李中書遇見，說知此情，見蘇郎是個飽學秀才，就要他做四景詩，做錦屏送按院，許贈盤纏，故邀他到家，留在後園居住。妹子的住樓與他後園緊接，故妹子得以窺見。因見他氣宇不凡，詩才敏捷，知是風流才子。妹子因思父親已亡過了，榮養寡母，兄弟又小，婚姻之事誰人料理？若是株守常訓，豈不自誤？沒奈何祇得行權改做男裝，在後園門首與他一會。」白小姐聽了驚喜道：「妹子年紀小小，不意倒有這等奇想，又有這等俏膽，可謂美人中俠士也！」盧小姐道：「也不是甚奇想，就是姐姐願妹為男子不得已之極思也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但妹子與他乍會，我的事如何說的起？書生可謂多口。」盧小姐道：「非他多口。祇因妹子以婚姻相托，他再三推辭，不肯承消。妹強逼其故，他萬不得已，方吐露前情也。且事在千里之外，又該妹必不能知。不意說出舅舅與姐姐，恰我所知，信有緣也。」白小姐道：「賢妹之約，後來如何？」盧小姐道：「我見他與姐姐背地一言，死生不負，必非浪子。今日不負姐姐，則異日必不負妹。故妹子迫之急急，他不得已方許雙樓。妹子所以借避禍之機，勸家母來此相依，實為此一段隱情，要來謀之姐姐。不意姐姐弘闊雅量之量，許妹共事，與蘇郎之意不謀而合，可謂天從人願，不負妹一段苦心矣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賢妹真有心人也。蘇生行止我茫然若墮煙霧，不是妹妹說明，至今猶然蕪鹿。妹妹又能移花接木，捨己從人，古之使女當不過量。蘇生別去，後來入籍河南之信，妹又何以得知？」盧小姐道：「隔壁李中書專好趨承勢要。前日見他備厚禮去賀按院新公子，說就是題詩之人，因前慢他，故加厚厚。非蘇君而誰？按君河南人，故妹子知其入籍。後北榜發了，李中書又差人去賀，故知他中。」白小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蘇郎無疑矣。彼戀戀不忘，則前盟自在。今又添賢妹一助，異日閨閣之中不憂寂寞矣。」

盧小姐道：「前日妹子避亂來此，恐蘇郎歸途不見，無處尋找，曾差一僕進京寄書與他，尚無回信。目今會試已過，但不知蘇郎曾僥倖否？姐姐何不差人一訪？」白小姐道：「我到忘記了。前日有人送會試錄與爹爹，我因無心，不曾看得。今不知放在何處。」 (一一八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
其他國家?
歡迎來電與
我們聯絡

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: 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: 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